

—LEGEND OF THE BUND—

# 外滩传奇

张姚俊◎著



有人说，外滩是上海的眼睛；也有人说，外滩是上海的象征；还有人说，外滩是上海的灵魂。其实，以任何言语来赞美外滩都不为过。

LEONARD TELLING THE BLIND

# 外滩传奇

张爱玲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滩传奇/张姚俊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城市记忆)

ISBN 978 - 7 - 80646 - 860 - 9

I . 外… II . 张… III . 建筑史 - 史料 - 上海市 IV . TU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697 号

---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汪冬梅 赵光敏  
特约编辑 樊 珑  
正文设计 樊 珑  
封面设计 许 菲

### 书 名 外滩传奇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8

印 张 7

图 文 126 面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646 - 860 - 9 / K · 120

定 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4483425

**城市记忆**  
CITY MEMORY

唯有档案——文献、照片、声像材料等，  
才能留下上海人走过的足迹，  
才能留下这座城市的记忆，  
化作我们回味过去、认识现在、憧憬将来的  
财富和动力。  
档案，城市的记忆，上海的见证。

CITY MEMORY 城市记忆

\* 外滩传奇

\* 石库门前

\* 车影行踪

\* 职场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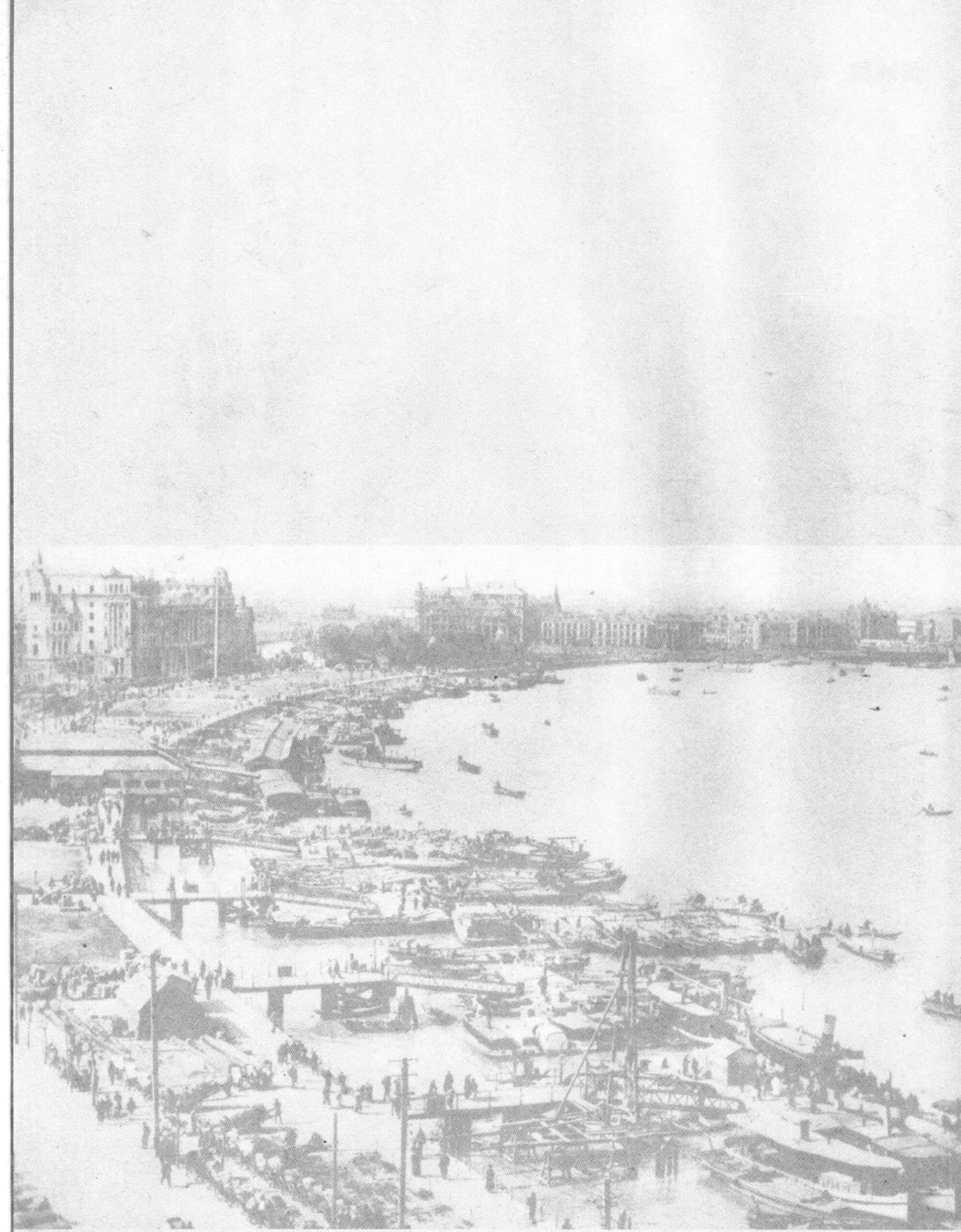
\* 学堂春秋

张姚俊 著

# 外滩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序

吴辰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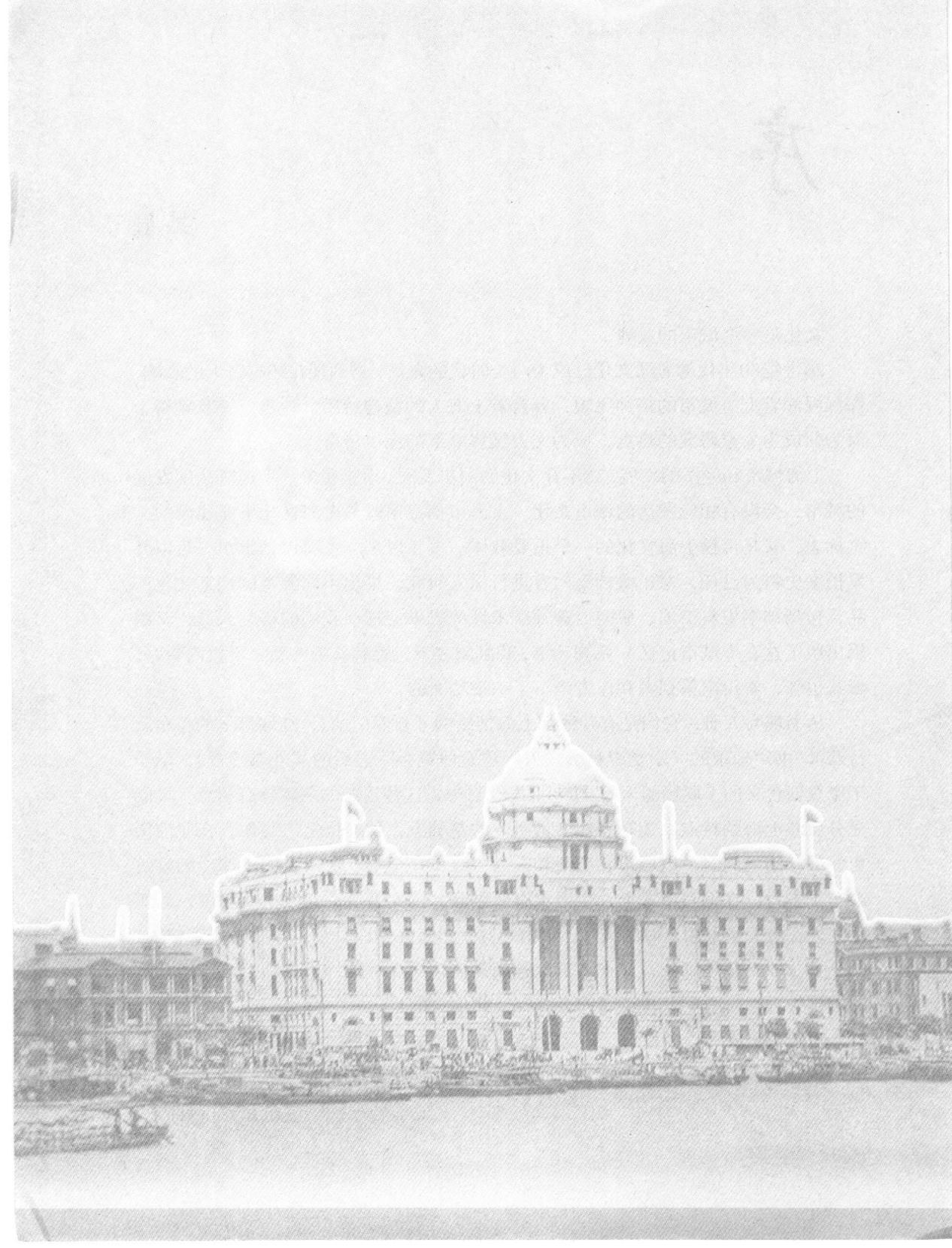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直到现在还有巨大的影响，深深浸润着上海城市的精神风貌，养育着上海人的精神特质，这也就不难理解上海为何成为大家研究的热点，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无尽传奇。

上海城市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同步发展，很难想象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会没有相应发达的城市文化。上海市档案馆既是上海文化事业建设的一个标志，又是传播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多年以来，上海市档案馆一直以开发档案史料为己任，对馆藏档案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推出不同种类的档案文化产品，包括档案史料汇编、研究专著等学术性的成果。现在我们的研究人员，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城市记忆》系列丛书，我翻阅之下，感到耳目一新，不仅内容好，形式也新，看得出策划者和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丛书现为五册，它们是有着浓郁上海情结的《石库门前》，红绿灯下的《车影行踪》，书声琅琅的《学堂春秋》，“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后的《外滩传奇》，赋予了摩登新含义的《职场丽人》。在老上海题材中，这些选题的角度较有新意，又能充分反映上海的特点。编写者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笔法写作，在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以城市、生活和人为主线贯穿全书，决不自囿于冰冷的建筑或车子本身。在编写形式上，也力求有所创新，图文并茂，文字生动耐读，老照片之外，更大量采用当时的漫画，极富趣味，另外在空白处加上小贴士、表格等，使全书总体上叙述到位，又在细节上补充具体知识点。这样富有新意、雅俗共赏的编排处理，是否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呢？相信会的！

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系列，更希望它成为一个品牌，能够不断延续下去，与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的《城市记忆》主题展一样，吸引更多的人走近档案。

2005年7月15日



# 目 录

- 序 吴辰 / 3
- 一、外滩的洋行 / 6
- 二、“东方华尔街” / 12
- 三、老上海的“领馆区” / 18
- 四、外滩的饭店 / 24
- 五、外滩的纪念建筑 / 32
- 六、外滩的码头与路 / 38
- 七、观风测雨第一台 / 50
- 八、外滩的船 / 56
- 九、“摇啊摇，摇到外白渡桥” / 62
- 十、领风气之先的外滩 / 68
- 十一、人文荟萃外滩源 / 76
- 十二、节庆的外滩 / 84
- 十三、休闲，到外滩去 / 90
- 十四、“公家花园”的是非非 / 98
- 十五、硝烟下的外滩 / 106
- 十六、万国建筑博览 / 114
- 后记 / 125

## 1.

CITY  
MEMORY

## 外滩的洋行

6



◎ 外滩的环境，让这些在印度待过的大不列颠商人想起了孟买和加尔各答，那里长长的江堤边同样也都是一字排开的欧洲商号，当地的帕西族语称之为“Bund”，意即“江堤”或“堤岸”。于是，他们以此类推给外滩取了个洋名“The Bund”。

## 说

起洋行，老上海人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对解放前由外国人投资经营的商业贸易企业的统称。但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外滩能从一个荒芜的江边泥滩变成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最初还是得益于洋行，因为上海开埠之后的第一批洋行就开设于外滩。

1843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当时的外滩不过是上海县城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这些洋商这是一块还没雕琢过的“美玉”，今后此地将大有可为。经过与上海道台官幕久的反复交涉，8家洋行最先得以在外滩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和宝顺洋行。没有喧闹的庆祝仪式，只是在起造洋行大楼和修筑码头的锯木声和敲打声中，外滩开发的大幕徐徐拉开。



◎ 淞沪铁路施工时用来运输木石的“先锋号”机车，几个大汉就能把它扛起来。

洋行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外滩的面貌，还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先进技术带入上海、传进中国。仅是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纺织企业——上海纺织局，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组建了怡和轮船公司，还将中国的茶、丝、桐油、皮革运销世界各地。

淞沪铁路由怡和洋行总工程师玛礼逊主持修筑，自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天后宫桥北堍至吴淞，全长15公里。1876年7月3日，上海至江湾段通车，每日开行6趟往返列车。12月1日，铁路延伸至吴淞。营业不到一年载客量就达16万余。但淞沪铁路自开通后，压死行人、货车与客车相撞等事故频频发生，更主要的是铁路的修建并未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北京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几经交涉，清政府终于次年10月耗银28.5万两收购了铁路的产权。

在办理路权交接的过程中，满清官员们坚决不乘英商特备的专列，宁愿坐着轿子晃悠悠、慢腾腾地花3个小时才抵达吴淞，令在场的洋人哭笑不得。

可惜的是，淞沪铁路就此终结，铁轨被拆得七零八落后，运往了台湾。

◎如今，不少老上海人还习惯称河南北路塘沽路一带为“铁马路”，就因为这里是百余年前淞沪铁路的起点。





◎ 19世纪中后叶的外滩，放眼望去，洋行建筑已是层层叠叠，颇具规模。可是，历史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几十年后，照片里这些低矮的洋楼大多被各式的高楼大厦取而代之。

细心人都会察觉外滩的门牌号是不连贯的，从1号到33号只有23幢建筑，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外滩门牌的形成与洋行的更替及其房屋产权的变更密切相关。1899年，麦边洋行从兆丰洋行手中买下了外滩1号和2号的地产，并于1915年建造了麦边大楼，大楼以外滩1号登记，从此2号门牌就废止不用了。

1917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属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租用麦边大楼作为华北总部，久而久之，“亚细亚大楼”就成了这幢建筑的通用名称。旧中国的石油基本上依赖进口，“洋油”的称呼就源自于此。当时，中国石油市场为三大外国公司所垄断，亚细亚火油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家是美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它们三足鼎立，使出各种手段争夺在华的市场份额。

为了抢占农村市场，亚细亚公司不惜工本，大打“低价牌”。1908年，



◎人称“外滩第一楼”的亚细亚大楼。

该公司两听洋油的售价是1元5角，每听净重30斤，算下来比农民照明常用的植物油还便宜，而且洋油用完了，铁皮罐子还值一二角。价廉物美的亚细亚洋油很快就在中国农村打开了销路，成千上万只土油灯变成了“洋油灯”。



随着大量金融机构的聚集，外滩的地价像坐飞机一样迅猛攀升。1843年上海开埠时，外滩的地价大约是每亩15千文到35千文不等。至1933年，沙逊大厦基地每亩飙升到36万两。如果将这36万两兑换成银元，平铺在这块地基上，已是绰绰有余，称之为寸土寸金毫不为过。

◎如今，外观雄劲的怡和洋行大楼依然屹立在外滩，但早已物是人非，惟有临街外墙上一块刻着“怡和洋行”四个大字的保护建筑铭牌，还能让后人记得这里曾是“洋行之王”的所在。



商场犹如战场，沉浮起落在所难免。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更替，到了20世纪初，曾经在外滩煊赫一时的洋行大多已偃旗息鼓，而当初依靠租赁洋行大楼门面来开展业务的银行，却后来居上逐渐成了外滩的主宰。



◎ 虞洽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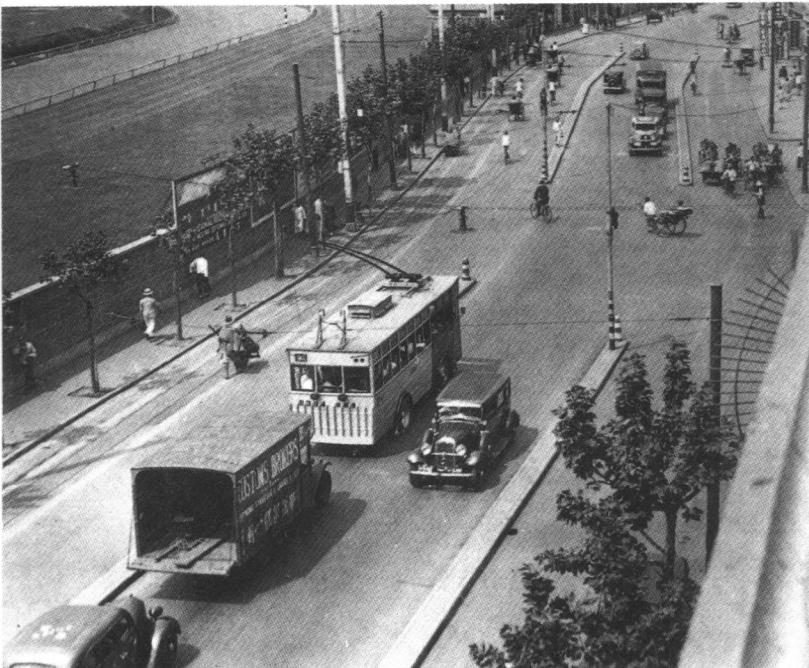
◎ 虞洽卿路的路牌。

洋行的老板唤作“大班”（相当于总经理的职位），替大班打理生意的叫“买办”。买办，上海人俗称“康白度”（英语 Comprador 的译音），就是现代通俗意义上的代理人或经纪人。随着洋行的不断增多，外滩逐步形成了



有了诸如虞洽卿之类的买办当助手，洋行大班们自然悠闲了许多。工作之余，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离办公室不过百步之遥的上海总会，那里不仅有上海滩最纯正的马提尼酒、号称“远东第一”的100英尺长的吧台，更重要的是，有资格走进总会的大门，成为俱乐部的会员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华人和女性则是被拒纳为会员的。

在上海总会里，大班们最惬意的即是早晨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一边品着欧式烩饭、熏肉、吐司面包、果酱和鸡蛋，一边观赏着黄浦江上的景致，顺手还可以拿起侍者早已放在餐桌边的新出炉的报纸阅读片刻。如果兴致高涨，他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长吧台边畅饮谈笑，吧台里身穿白夹克的侍者则站成一排，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随时准备为这些豪客斟酒递水。



◎ 宽敞的虞洽卿路，一旁就是老上海有名的跑马厅。

一个买办阶层，他们吃西餐、住洋房、不少还通晓外语，成为上海最先“西化”的一族。买办中有的是在商界有一定影响的巨贾富商，如宝顺洋行买办徐珏亭，有的则是从洋行职员或学徒逐步升迁，以至飞黄腾达的，如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等，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海上闻人”虞洽卿。

人称“阿德哥”的虞洽卿出身贫寒，15岁就从老家宁波到上海闯荡，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担任买办。他凭借与外商的关系和从事投机生意，羽翼逐渐丰满，以至称雄上海滩。他发起组织了四明银行、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等，成为沪上商界领袖，并入选工部局担任华人董事。1936年，为了庆贺他的七十大寿，公共租界当局还特意将一条南北通衢命名为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

作为外国老板的“马前卒”，买办们在不遗余力地为东家操持生意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薪酬。当然，买办们的收入不仅仅是来自薪水和佣金，吃空额（将离职人员姓名仍列在工资表上，冒领工资）和吃高薪（以低薪的职工顶替离职的高薪职员，实际支付的工资远小于账目上的工资，从中牟利）等投机手法在外滩的洋行中比比皆是，成了公开的秘密。



## 2.

CLIFF  
MEMORY

## “东方华尔街”

12

&gt;&gt;



若

问老上海哪个地方的银行最集中？答案毫无疑问是外滩。从1847年英国东方银行（又称丽如银行）最先落户于此，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这里先后麇集了中外金融机构600余家，金融市场的规模仅次于当时的伦敦和纽约，位居世界第三，超过了东京、苏黎士和香港，号称“东方华尔街”。

◎ 汇丰银行投资1000万元建造的豪华大厦，被誉为“从白令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最华贵”的建筑。

